

学苑文萃

北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管窥

王兴芬

摘要：北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由翰林学士陶谷撰文，曾两次书刻，但均被磨去，后由上官佖书刻成碑并最终流传下来。上官佖作为现今留存碑文的书写者，其所书篆书碑文是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北宋篆书碑刻之一，成为研究上官佖本人书法及北宋篆书重要的文献资料；碑阴及两侧留存的上官佖题刻的楷书题跋以及当时文人名士的楷书题记，对研究北宋楷书书体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北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 僧梦英 上官 书学价值

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的回中山，历来以西王母传说而闻名，山上的王母宫也是历代民众敬仰的道教圣地。王母宫修建于何时尚无法确定，但据史料记载，北宋开宝年间、明正德九年（一五一四）以及嘉靖元年（一五二二）等，都有对王母宫大规模的扩建增修。在历代多次修建的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碑刻，张维《陇右金石录》中收录的泾川石碑有三十二块，其中与西王母或王母宫相关的有十三块之多，今佚五块，现存的八块中，最早也最著名的就是北宋天圣年间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

《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现藏于泾川县王母宫石窟

寺文管所，亦称作『天圣碑』或『王母宫颂碑』，此碑高280cm，宽86cm，厚8cm。共二十行，行四十六字，现存残文一百四十余字，虽然碑文损毁严重，但全文幸得典籍保存了下来。《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的碑文由北宋初年陶谷所撰，现存碑文篆书由北宋书坛篆书名家上官佖书写。陶谷的碑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以优美华丽的辞藻，将神话传说与史实相融合，使文章流光溢彩，妙趣横生。上官佖的篆书用笔流畅，结构严谨，古朴庄重，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北宋篆书碑刻。可以说，《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不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在中国书法

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书学价值。本文就北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的前世今生作一全方位的探究，以期对该碑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北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自北宋开宝元年（九六八）张铎树立至天圣三年（一〇二五）上官佖书刻成碑并最终流传下来，历时五十七年，这在碑刻史上是极其少有的。北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之所以在五十七年后才最终成碑，是因为在上官佖之前，曾两次书刻，又两次被磨去。该碑碑阴上部上官佖书写的楷书题跋就记述了这块石碑多次刊刻的过程，是研究《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成碑过程的重要史料：

翰林承旨八座陶公谷，开宝戊辰岁为泾州太师张公铎述《回山王母宫颂》，当时已刊勒上石。至咸平戊戌岁，潼州太傅柴公禹锡镇于是邦，乃削去旧字，俾南岳僧梦英重书其文，而字多舛误，加以笔迹讹俗。佖谓名公之文，远近流布，好事者传诵，恐失其真，比再磨砻。又以梦英者，自负小学，时辈推尚，遂别琢坚珉，躬自篆籀，状斯冰玉著之体，命工刊之，立于殿之北楹。庶乎陶公之文，回山之庙，偕斯篆而不朽矣。虑来者不详兹意，故书于碑阴以明焉。 卍

可以看到，这块石碑原为北宋开宝元年（九六八）张铎所立，由当时的翰林学士陶谷撰文并书写，题为《重修回山王母宫颂》，但碑成三十年后，泾州官员柴禹锡因不满意碑刻上的书体，于咸平元年（九九八）命人除去碑



北宋《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拓片 纵86cm 横80cm 原碑现藏于泾川县王母宫石窟寺文管所



北宋 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原石（局部）



北宋 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拓片（局部）

上旧字，并请当时书坛篆书名人僧梦英书写并重刻；二十多年后，北宋书坛篆书又一名家上官佖来到泾州，他看到僧梦英书写的篆书碑文后，认为『字多舛误』『笔迹讹俗』，于天圣三年（一〇二五）又命人磨去碑上旧字，亲自书写碑文并重新刊刻石碑，此后便流传至今。《重修回山西王母宫颂碑》历经五十七年、三次刊刻才最终成碑，其独特的刻碑经历，成为中国碑刻史上的奇谈，而从这块

石碑受到众多书家重视，以至于反复印刻也可以看出，泾川回山的西王母信仰在当时影响的深远。

最早书写碑文的是碑文的撰写者陶谷，陶谷本姓唐，字秀实，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人，一生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四朝，于开宝三年（九七〇）病逝。据《宋史·陶谷传》记载，陶谷『十余岁，能属文』，而且『尝以书干宰相李裕，裕甚重其文』，又说他『强记嗜

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并『多蓄法书名画，善古隶』。由于书法史上没有留下陶谷的墨迹，而由他书写的刊刻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在存留三十年后被磨平重刻，因此，陶谷所书是否为隶书不得而知。

磨去陶谷旧字对《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进行重刻的是北宋初年的著名书法家僧梦英。僧梦英，法号宣义，湖南衡州人。据朱长文《墨池编》记载，梦英因工于书法，

还曾得到宋太宗的召见并赐紫服。僧梦英与智永、怀素等齐名，被称为『潇湘四僧』。在僧梦英所习各书体中，篆书成就是最高的，他的篆书师法唐朝著名书法家李阳冰，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补遗》说：『（梦英）与郭忠恕同时习篆，皆宗李阳冰。』^①《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碑文的撰写者陶谷对僧梦英的篆书有很高的赞誉，他在僧梦英《篆书千字文碑序》中说：『史籀没而蔡邕作，阳冰死而梦英生，则代不乏贤，谅非虚语。』^②明代王世贞亦曰：『英篆笔亦自整劲，语跋正书出信本，《皇甫君碑》骨稍露耳。』^③僧梦英对自己的篆书也颇为得意，他在《篆书偏旁字源目录自序》中说：『自阳冰之后，篆书之法，世绝人工，惟汾阳郭忠恕共余继李监（李阳冰）之美。』并说他『考三代之文，穷六书之法，俱落笔无滞，纵横得宜……使千载之后知余振古风，明籀篆，引工学者取法于兹也』。^④然而也有很多评论家认为梦英的篆书作品存在主观臆造的成分，明代的赵孟頫在其《石墨镌华》中就批评梦英十八体书说：『今所传十八体，出英公杜撰欺世，非古实有之也。』^⑤明代的杨慎在《丹铅总录》卷十一《梦英篆》中说『（僧）梦英好篆书而无古法』^⑥。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卷七也批评说：

『宋僧梦英留心篆学，大要于李斯诸人皆加贬驳，而独推重阳冰，后人非之。』^⑦清代的陈澧在《摹印述》中甚至连同李阳冰也一起批评，他说：『作篆以雅正为尚，李阳冰《谦卦》，奇形迭出，殊不足尚。至梦英十八体之恶劣，更不待言矣。』^⑧上官侁在《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碑阴的题跋中说他之所以磨去梦英书体重刻的原因是因为梦英书写的碑文『字多舛误』，『笔迹讹俗』。僧梦英的楷书主要取法柳公权和欧阳询，但成就不及二人，明代杨士奇说：『梦英楷书一本柳诚悬，然骨气意度皆习弱，不能及也。』^⑨梦英的著作，现有《夫子庙堂记》楷书碑、《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存于西安碑林，除此之外，他的《篆书千字文》和《篆书十八体诗刻》等也保存了下来。

据《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碑阴上官侁题跋记载：『翰林承旨八座陶公谷，开宝戊辰岁为泾帅太师张公铎述《回山

王母宫颂》，当时已刊勒上石。至咸平戊辰岁，潼帅太傅柴公禹锡镇于是邦，乃削去旧字，俾南岳梦英重书此文。』只可惜由他书写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在二十多年后被磨去重刻，因此，无法窥见其书体原貌。

二

现存《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由北宋书坛名家上官侁以篆体书写。据史料记载，上官侁祖上本为蜀人，后徙居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他一生历任屯田员外郎、户部判官、度支员外郎知晋州、兵部员外郎、京东转运使等职，其生平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宋史》卷四八五《外国传》《范文正公集》卷一三《上官融墓志铭》等。上官侁的篆书在继承李阳冰玉箸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大篆的特点。由他书写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篆书结构严谨而无臆造，用笔流畅，圆中有方，既有一二李篆书的流美，又不失古朴庄重之感』^⑩。正因为如此，上官侁书写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得到了后世书家和批评家的一致好评，很多学者还将他的篆书碑文与僧梦英的篆书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区别二人书体的优劣。陈奕禧《皋兰载笔》评论二人书法优劣说：

二碑，梦英之书远不逮侁。英虽用中锋悬笔，乃如今人所握管正下，随势直趋，不能少留，多无含蓄，俗气迫人，貽笑高雅。侁论不妄。侁书得秦汉风骨，纵横自如，旁若无人，其姿态复如娇花润露，长松倚云。观彼自位，居然不薄，缘有可信者存。^⑪

严可均在评论《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时也说：

碑撰于开宝元年，至此阅五十七年，重书者再，盖陶谷此文为名流爱重如此。篆法安穩，远出郭忠恕、梦英之上，惟书『采』『课』『噪』『韶』『为』『诏』『积』『为』『頽』『为』『崧』『为』『帐』『为』『遂』『为』『崑崙』为『崑崙』，皆舛出《说文》外，书家固所不拘。^⑫

可以看到，陈奕禧和严可均都认为上官侁篆书成就远在僧梦英之上。但也有学者认为，二人在篆书上的成就相当，赵搢《金石存》即曰：

右宋《泾川回山王母宫碑》，陶谷文，上官侁书，谷文作于戊辰。戊辰者，太祖开宝元年也。阅天圣乙丑，凡五十八年，侁始重书入石，意必先自有碑，此再立尔。清河公不知为何许人，似于宋无书名，而篆法敦古，足与郭恕先、僧梦英抗衡。^⑬

作为当今留存不多的北宋篆书碑刻，上官侁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已经成为研究北宋篆书极其宝贵的资料。叶昌炽在《语石》中说今存宋篆『屈指不及十碑』^⑭，『壬寅奉使，度陵五载，孰征在邠州拓得大佛寺全分，在泾州拓得回山宫全分，此皆秦陇之间名迹也。平凉之空同山，秦州之麦积岩，成县之天井关，亦皆有宋人题名，但寥寥无几耳』^⑮。上官侁在碑阴的题跋中也说：『陶谷之文，回山之庙，携斯篆而不朽矣。』前文已述，《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碑阴上部还有上官侁以楷书题刻的题跋，该题跋共一百七十多字，共十五行，行十二字，自右至左竖刻。可以看到，上官侁的楷书明显延续了唐人的楷书风格，继承了颜真卿宽博大气、中正平和、丰腴雄浑的书风，是宋初书坛中的楷书佳作，也体现了上官侁深厚的书学功底。该题跋详细记述了他重新刊刻石碑的原因，是研究《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成碑过程的可靠资料，其中留存的上官侁楷书书作，更是全面研究他书法作品的珍贵资料。

由于北宋初年西王母信仰的盛行，泾川回山王母宫在重修之后，声名远播，文人游客纷纷前来祭拜，由此也留下了很多文人题记，其中一些题记被刻在了《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的碑阴和两侧。据李全中主编，吴景山编著《泾川金石校释》一书统计，除一再重刻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并序》正文以及上官侁题刻于碑阴的楷书题跋之外，碑阴及两侧共存题记十九则，除其中两则分别为金大定、明万历年间外，其余十七则均为宋人刻题，宋人题记中除宣和年间的一则为行书外，其余均为楷书，这些题记的楷书书体也都延续了唐楷的风格，或结构遒劲，笔法劲练如柳体，或舒朗秀润，瘦而不薄如褚体，或丰腴雄浑，大气磅礴如颜体，或严谨工整，平正峭劲如欧体，是

进一步研究宋人楷书体式及笔法的重要资料。

三

然而就是这样一块珍贵的北宋时期的碑刻文献，在明清时期却鲜有人关注，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编《山右丛书初编二》说《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初为翰林承旨、刑部尚书、知制诰陶谷撰文并刻写，『天圣三年，太岁乙丑三月十五日，尚书度支员外郎、知军州事，上柱国上官必重书。字太寸余，为玉筋篆，是仿《峯山碑》者。余家旧藏其帖。明赵子函《石墨镌华》不载，近毕中函秋帆《关中金石记》搜讨极博，亦遗此。』^[17]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的很多金石文献都没有收录《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笔者以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与泾川一带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频繁爆发的战乱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从东汉至清末，泾川发生的战争多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四十多次，东汉羌族起义历时六十三年，使原本的大好河山变成了一片废墟，东晋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战乱。东晋以后，北魏有当原之战，唐代有李薛泾州之战，吐蕃入侵，泾原兵变，宋朝有青溪岭之战，明朝有王村大屠杀，清朝有陕甘回民起义等，在连年的战争中，处在泾川回山的王母宫也曾多次被毁。就拿清朝来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爆发的大规模陕甘回民起义历时五年之久，这场战争带给老百姓深重灾难的同时，对当地文物古迹的毁坏也极为严重。起义军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进入泾州一带，并于同年十一月占领回中山，焚毁了王母宫正殿和香亭等地。正因为如此，虽然自北宋至明朝末年，回山王母宫曾经多次增修，但仍然在战火中被焚烧殆尽，很多碑刻遭到了致命的破坏。这也是造成很多金石文献没有收录此碑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造成后世金石文献没有收录此碑的另一原因，也与宋元以来国家政治中心的逐渐转移导致西北地区经济衰退、文化不发达密切相关。汉唐时期，从长安西出河西走廊有南北二道，泾州处于东西丝绸之路的北道，即从长安出发经邠州、泾州、原州、会州到河西。顾祖禹

在《读史方輿纪要》中描述了泾州重要的地理位置，他说：『（泾州）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18]汉武帝生前多次行幸回中，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仙道长生的追求，更为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这一区域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特别是唐代中后期，泾州一度处于唐蕃征战的要塞，成为维系长安安危的关中西大门。张籍《泾川寒》就有『道边古双墩，犹记向长安』的描述。由此看来，在汉唐时期，不论是商贸往来还是战略地位，泾州都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宋元以降，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逐渐东移南迁，加之航海业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式微，渐失国际商道的地位作用』^[19]，加之前述明清以来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不断爆发的战争，这一带更少文人问津，清末文人叶昌炽就说：『雍凉荒瘠，神官梵刹，即有兴建，不过五尺之制。羌回反侧，兵燹洊更，又经地震，虽有古碣，亦多沉埋于颓垣榛莽之中。此仿古者所以裹回兴叹也。』^[20]这也是造成此碑清代以来不被关注的原因。

四

综上所述，陶谷、僧梦英、上官必三人，作为《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的撰写者和书写者，他们或是声名显赫的官员，或为声名显世的僧侣，或为名重当时的书法家，三个人对《泾川王母宫颂碑》的青睞，充分折射出西王母信仰在宋代的兴盛。前两次碑文的书写者陶谷和僧梦英都以善书而闻名于当世，特别是僧梦英，他的篆书师承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具有很高的成就，只可惜由二人书写的碑文均在留存若干年后被磨去重刻，所以无法窥见他们书写碑文的原貌。上官必作为现今留存碑文的书写者，其所书篆书碑文是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北宋篆书碑刻之一，成为研究上官必本人书法及北宋篆书重要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书学价值。而碑阴及两侧留存的上官必题刻的楷书题跋以及当时文人名士的楷书题记，对研究北宋楷书书体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注释：

- [1] 张维，陇右金石录十卷附校补一卷[M]。兰州：甘肃文献征集委员会排印本，民国三十二年（1944）：111—112。
- [2] 陶宗仪，书史会要[M]。上海：上海书店，1984：455。
- [3]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8。
- [4]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六十七[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799。
- [5] 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第一册[M]。济南：齐鲁书社，2015：30—31。
- [6] 赵焜，石墨镌华[G]//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6）：60。
- [7] 杨慎撰，王大亨笺证，丹铅总录笺证（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416。
- [8]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七[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2。
- [9]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上[M]。杭州：西泠印社，1999：373。
- [10]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二十一[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89。
- [11] 张永基，刘云鹏合著，中国书法全史：甘肃卷[M]。北京：书法出版社，2014：204。
- [12] 张小庄，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上[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278。
- [13] 严可均著，孙宝点校，严可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365。
- [14] 赵搢编，金石存：[[G]]//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7）：275。
- [15] [16] [20]（清）叶昌炽，语石[M]。清刻本，宣统元年（1909）：193，124，30。
- [17] 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编，山右丛书初编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61。
- [18]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774。
- [19] 郑国穆，甘肃陇东地区茶马古道文化遗产考察研究——甘肃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考察之三[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6)。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文责编：苏奕林 张莉